

福船生存现状与保护思路

——以宁德漳湾刘氏造船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朱勤滨 王小东

摘要:福船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船型之一,福建先民创造的优秀海洋文明,是以福船的优越性作为先决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完整意义上的福船已消失殆尽,福船衍化出的各种木船也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政府与民间力量都积极投身到福船的保护,但是现有的保护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我们通过对漳湾刘氏造船家族的整体性分析,认为福船保护要走一条整体与活态的思路。

关键词:福船;漳湾刘氏造船家族;整体性;活态

福船即福建风格的传统木帆船,底尖、首小、尾阔,两头上翘,整体水密隔舱结构,又有独特的双舵设计,适合冲风破浪远洋航行,它是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海上船型之一,与江苏山东一带的沙船、浙江的鸟船,以及广东的广式尖底船并称中国四大帆船。福建滨海人群以海为生,船只是他们谋生存求发展的重要工具,历代王朝为维护海疆安定,同样需要依赖船只巡逻作战,根据不同的使用功能,福船可分为战船和民船两类,民船以渔船、商船为主体。虽然不同功能和地域差异会使福船呈现多种样式,但是总体来看,福船还是具有自身较为一致的风格,有区别于其他类型船只的特征。

福建先民操驶着福船创造的优秀海洋文明,是当前福建省被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历史基础,我们理应认真挖掘、展示福建省的海洋传统,继承并保护好宝贵的海洋文化遗产。福船作为海洋活动的载体,其保护工作正是当务之急。学界关于福船历史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涉及船只航海^[1]、沉船考古^[2]、造船工艺^[3]、船上组织结构^[4]、船只出海管理^[5]等方面,近些年关于福船保护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政府与民间都有相应的行动。但是,不管是学者的研究,还是当前的保护工作,都缺乏从船只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

这一整体进行考虑,保护对象十分孤立,寓保护于开发的思路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拟简要梳理福船生存现状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而后选取宁德漳湾刘氏造船家族为个案,进一步探讨福船整体与活态保护的重要性。刍荛之见,求教方家。

一、福船生存及保护现状

传统意义上的福船(包含帆与木舵)现多已不见,发生最大改变的是船只动力系统,古代船只远洋航行依靠风力,帆是最重要的动力设置,近海小船还可借助橹和桨。现今的木船主体用于近海渔业,动力依靠发动机,船只失去了传统福船的桅、篷(帆)。其次,传统福船的木舵现也多改为铁舵系统。沿海渔用木船的首尾与底部,以及水密隔舱结构和船板拼接等工艺还与传统福船大体一致。一些展馆为展示之用,以及福船爱好者为航海,特地仿造了数艘福船,这种与传统福船的相似度较高。总之,船只结构、用料、制造工具等与传统福船完全一致的船只几乎难以寻觅,我们必须将现存已做改变的木船纳入福船考察的范畴。

福建沿海木船的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其考察是了解传统福船的重要渠道。一是现存木船保有传统福船的诸多特征,它是我们了解福船历史的阶梯;二是造船工艺大都家族传承,现福建

* 作者简介:朱勤滨、王小东,厦门大学历史系2014级博士生;基金项目:厦门大学研究生田野基金项目“清代以来福建商渔船研究”(2015GF006)阶段性成果;收稿日期:2017-02-20。

沿海从事木船制造的人群承习家族技艺,由此可见福船主要造船点和造船家族的分布。目前,福建沿海仍有从事木船制造的家族,有泉州晋江深沪陈氏、泉港峰尾黄氏,漳州海澄郑氏,福州闽侯方氏、南通王氏,宁德漳湾岐后刘氏等。

泉州在唐宋已是中国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当时设有市舶司,到了元代,泉州港更是跃升为世界屈指可数的大港。在此背景下必然带动造船业的兴盛,深沪陈氏、峰尾黄氏是泉州现仍从事木船制造的重要家族。

深沪陈氏在南宋时迁入,而此时的深沪湾已有造船点,工匠们利用东安澳和乌浚澳的礁石,将礁门围堵截留,建造巨型海舶乌槽。清代,陈氏造船十分发达,乾隆年间的陈必顺创办了深沪“大北船”造船厂,不仅拥有高超的造船技艺,而且讲究信誉,善于招揽生意,在船民中久负盛名。陈氏造船多为必顺这一支繁衍,20世纪初传至第六代“柴”字辈,柴河、柴坤、柴着三人技艺高超,“而名气、技术、为人应首推柴着一族”。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组建深沪造船厂,陈家造船师傅是厂里的骨干,现在还会造船的家族成员有二三十人,但多已不从事该行,能指挥施工的有四五位,如陈荣谅、陈芳财、陈兰汀、陈兰国、陈国贤。^[6]2007年根据资料图谱,陈家复原了一艘赶缙船,这种船只是明清时期重要的福船类型,随后该船被用以横贯太平洋,虽然归途在台湾外海被商船撞沉,但此举还是轰动一时。

泉港峰尾黄氏是泉州另一支造船家族,黄氏族谱记载,其先祖黄源修参加过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建造,参与筹划、船艺设计、工程规划、材料统筹和监匠训导。清顺治、康熙年间,黄氏另一先祖黄都受聘于郑成功,主管战船营造,后又清廷聘为“道宪厦厂军工监匠首领”,分辖监造“沙格、圭峰”二澳战船。黄氏造船世代相传,驰名遐迩,自入峰始祖源修至今已有25代,近百年来造船名师,层出不穷,且阖户外拓,造船为业者散布闽浙沿海渔区,或开办船坞。迨19世纪初,以黄邦吉(又名亚加)、黄邦用(又名旺来)为代表的一代造船大师,工艺日臻完美,事业趋向成就,一是改进了传统“尾花滚尾焉榔”的造船工艺;二是按“龙骨”长与船宽,船宽与船深的比例为3/10取决定型(例如龙骨长10丈,则船宽3丈,船深9尺),再根据船宽配置桅杆、舵杆及船帆的长度大小,这样可以做到“一斧定型”的先进造船技巧方法。黄氏造船史

上所建造木船的数量、型式颇多,其中以“黑波五枪堰”的大排船,盛名著称于世。^[7]

漳州港兴于明代,是时九龙江口海上走私盛行,明隆庆元年(1567)月港开放进一步带动漳州港的发展。现在仍造木船且较有名气的是海澄郑氏,有学者发现该家族的造船图谱,其详细记载了1919年至1937年间所建造的16种各式运输船、渔船和客船的船主、尺寸和结构,为了解郑氏家族造船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船谱绘制者是海澄造船老师傅郑俩招的父亲王郑文庆,王郑文庆系师从郑俩招的祖父王添财学习造船,尽管更上一代的师承没有记录,郑氏家族造船历史至少可上溯到清代后期,郑俩招的三个儿子及两个孙子至今还在建造木制船舶。^[8]2016年,郑氏老船厂在海澄发展中面临搬迁,该事情引起民众的关注,5月24日,《福建日报》就此刊登了《月港前世的美 今生如何审慎规划》一文,呼吁对该船厂进行保护。

福州是省会之地,同时是闽江流域的集散中心,历代都是福建省的重要港口,造船业兴盛。从闽江口的长乐溯江而上,分布着众多造船点,鼎盛时期,福州地区的民间造船厂有数百家之多。长乐太平港自古是造船航海基地,船坞分布在沿江沿海各处,古槐玉峰林氏就有造船世家,古县(今霞浦葛洪山下)港口淤塞之后举族迁吴航“水洞”之下,船坞地点即德胜街一带,林家造船世代相承至解放初期。闽侯县南通镇新岐村位于大樟溪和乌龙江的交汇处,生活此地的王氏是重要的造船家族,他们建有造船厂,主要建造锚缆船和围缙船,至今还在建造传统木制帆船。闽侯方氏也是闽江边的一支造船力量,方氏家族的造船师傅现在南京宝船厂,承担仿制郑和宝船的任务,郑和宝船代表着福船的最高水准,由此可见方氏家族的造船水平。

宁德漳湾刘氏造船家族也负有盛名,是目前福建沿海仍从事木船建造最具规模的一处,下文以其为个案做详细讨论,此不赘述。

木船制造点和木船使用的不断减少是社会发展的趋势,由于动力铁壳船已占居市场主要地位、国家政策引导、原料价格上昂、泡沫船之类替代船型的竞争、木船从业者锐减等因素都加剧木船生存危机。鉴于福船重要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传统工艺的弘扬,政府与民间也都有投身到福船保护工作中。

政府积极支持福船制造工艺申遗,设立工艺传承人,2008年宁德蕉城区与泉州晋江市联合,成功将福船的关键技术“水密隔舱制造技艺”申报

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又被联合国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该项国家非遗又扩展到泉州泉港区。支持福船展馆建设,诸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的福船文化博物馆等。民间层面,有学者投身福船研究,新闻媒体报道,以及福船爱好者亲自参与仿古福船建造与航行。民间团体以许路等人组织的“福龙帆船中心”最为成熟,他们积极搜集福船资料,联系造船师傅,自己投入资金,建造“太平公主号”等船只,开展海上航行,还撰写专题文章,开通微博、微信公众号,大力宣扬,为福船文化的传播做出积极贡献。

当前开展的保护工作较以往已有长足进步,但是保护的思路还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船只构造、技艺等方面,缺乏整体性的保护,未能重视造船文献、造船厂、造船家族,以及造船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的保护与展示。

二、宁德漳湾刘氏造船整体要素

宁德漳湾刘氏造船家族是福建沿海现今从事木船制造规模最大的一家,本文以该造船点为个案,展示其整体构成要素。

1. 漳湾地理及周边社会经济概况

漳湾上承福安出海口,下接宁德主城区(清代县城),东临三都澳。其所处位置是闽东最大的渔区,三都澳不仅有著名的黄花鱼汛,同时“官井洋于立夏、小满二节气各有五日石首鱼应候而至,宁、福、霞三邑鱼舟梭织,远近商人买鱼者云集,连宵达旦,灯火辉煌,数日而散”^[9],渔船需求量大。

漳湾所处区域商贸活动也十分兴盛。清代闽海关福宁府总口设在宁德县,“向设关在邑(宁德县)城东关外,乾隆十五年,东湖筑堤,船泊屿屿地方,遂移设东湖,后堤崩废,船仍可入东湖,于三十一年复移故地。”^[10]环三都澳的白石、东冲、二都、八都等地设有税口或缉私口。漳湾临近闽东最大河流交溪的入海口,这条大动脉承转货物流通,漳湾所产盐即通过该河远销上游的寿宁,“细盐场在漳湾并青山团,年产细盐二万担。半为宁邑本地额销,半配寿宁商人运至斜滩埠行销。”^[11]货物的运转也催生出对船只的巨大市场需求。

漳湾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人群流动的活跃,清政府为稳定海疆,在此设立分防漳湾寨,配置千把一员,外委二员,辖塘八,安步兵一百三十七名。“内漳湾汛兵二十名,汛地离县城二十五里。又自漳湾寨东北五里,至福安县儒乡地方交界地,滨海民以鱼盐

为业,商渔船出入,随即稽查。”^[12]汛地弁兵海上巡逻需要哨船,这也要求漳湾有船只修造之处。

由上可知,三都澳海域有很大的船只需求量,而且该地还具备了很好地造船条件。三都澳水深港阔,不冻不淤,周边半岛环绕,仅东边东冲一口出海,船只停泊、避风的条件都极为优越。宁德多山地,植被覆盖率高,用于船只制造的木材资源丰富,原木可通过交溪顺流而下,直抵三都澳。当所有外在条件都具备时,等待的是造船人的出现,漳湾刘氏家族抓住了这个时机。

2. 刘氏造船家族

宗祠、族谱、祖坟是记录一个家族的三种重要形态。造船的刘氏家族主体生活在漳湾镇街尾的岐后村,村后靠山、面向大海。宗祠是新修缮的,看不到多少家族先人的记录。还好村里还散落着几座老宅祖屋,有土夯、石垒,或是古砖砌置,大都有一两百年历史,这见证了刘氏先人在漳湾的活动。村里没有看到刘氏祖坟,因而探寻刘氏家族的历史只能寄望于族谱。

刘氏在清道光丁未年(1847)第一次修族谱,此谱现已不存,只剩下谱序。之后清光绪、民国,和1988年又重修族谱,这三部皆有保存。

通过族谱和访谈信息,可知漳湾岐后刘氏开基始祖洸国公,字帝美,于明朝初期迁居此地,明中叶六世祖赐公学得造船技艺,从而开启了刘氏十几代的造船历史。清道光丁未年纂修的族谱记载道:“而侨居吾宁漳江、松江境者,则自洸国公始,数传至赐公,深谋远虑,剡木为舟,创生业于无疆,造舟为梁振,丕基而特远,从此绵绵延延”,“我六世祖赐公,身际艰难之会,念上无以服先畴,下无以裕后昆,志存利济,躬习造舟,虽戚友亲朋,不得易其世艺,历云仍孙子,永无忘此丕基。其为功于吾族者,大矣!为其后者,能不抚手泽而流连,睹世业而出涕也哉?”^[13]族谱对赐公开创的造船这一家族世业,给予了极高评价。后世子孙不断继承,使得刘氏造船技艺绵延不绝,至今已传至二十二代“朝”字辈。

关于家族造船大事记,老人们多会说道戚继光赴横屿(漳湾附近,明代时为岛屿)剿灭倭寇,祖先有帮忙修造船只。这一传说年代久远,族谱未有记载,通过查阅县志可知倭寇曾于漳湾一带作乱,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贼数百自古田而下,备倭指挥使刘焯、参将王月被害。贼自漳湾劫商民船出海。”嘉庆四十一年(1562),“新倭继至,巢于五

都横屿。深山穷谷,掳掠殆尽。立买港之法,人以金赎免斩,屋以金赎免烧。阖邑无不罹凶害者。八月,浙江参将戚继光帅嫠士八千至州。初六日渡金垂,初七日到县,初八日早抵漳湾。师行淖鹵中,把总王如龙、朱玘、秦经国奋勇先登,歼倭众千余于横屿,释宁俘男、妇五百余人。”^[14]刘氏祖先当时已从事造船,漳湾所停靠之商民船或就有刘氏所造,刘家帮戚继光修建船只御倭也是不无可能。

3. 造船点与工艺传承

明清至民国,刘氏造船的方式,或受雇于人远赴他乡造船,或在漳湾海边就地搭寮建造。据老人说,在现存清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老宅的前方,原与海水相连,祖辈的造船地就设在老宅前。新中国成立后,刘氏造船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1951年,刘振川、刘振勤、刘昌泉等7人成立造船合作组;1958年大跃进时期成立大队船厂;1960年,漳湾刘氏造船师傅与小木工、缝纫师等组成手工业者联合会;1973年成立漳湾公社造船厂,造船点从老宅前移到现址,并兴建了一栋两层办公楼。20世纪70年代是刘氏造船的繁荣时期,船厂员工有70多人,不仅承造三都澳海域的本地木船,而且还有山东、浙江等地的客人登门求造。20世纪80年代,船厂从集体制改为刘家私人承包,师傅自行承接订单,2012年在政府支持与族人筹资下,厂房进行了全面翻新,造船厂现有二三十名师傅。

刘氏家族的造船工艺都是口口相传,只传给刘氏子孙,目前有个别外姓人士来船厂学艺。“水密隔舱制造技艺”是传统福船的重要技术之一,政府确定了刘细秀、刘三济、刘朝为、刘朝安4位代表性传承人。据他们所说,刘氏造船原是有“口诀”,没有造船簿,20世纪60、70年代各地来漳湾订船的资料也未有保存,目前仅可看到早年绘制的造船图纸。

4. 生活变化与民俗文化

清代漳湾已有街市,乾隆《宁德县志》有记“五都之漳湾、七都之埔村,八都之牛渡头,皆有街市”^[15],刘家生活在街尾之山边。村庄从山脚不断向外扩展,主干道的变化述说了该村的历史变迁,最早是离山脚较近的岐后路,其次是漳湾街,最外一条是前些年修建的码头新街,三环递进,环与环之间通过小巷连接。刘家造船点也随着村庄一步步向外推进。漳湾岐后村刘氏历史来的主业都是造船,与其他村庄有较好地联动,如海鹰村原来主要从

事渔业,其船只修造多出自刘家之手。

随着经济的发展,刘家后辈从事造船业的逐渐减少,许多人到外地开始新的生活,村里也发生了诸多变化。漳湾的海边已看不到大海汹涌澎湃的气势,浪花被阻隔在海堤之外,海堤之内土塘交叉,分割成一块块“海田”,搞海水养殖,造船厂地方有一条水道与大海相通。村中不见小手工作坊,街边有商铺,水果、百货、餐饮等业较兴。码头新街有海产品收购点,时常可见成群妇女在此刷洗海蛸的场景。码头数艘渔船、运输船停靠,它们从鱼塘载回货物,再通过水产品公司的车子将其运到市场。

生活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化作人们生活习惯的民俗仍在继承,先民在造船、渔业劳作中形成的民俗信仰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构成密不可分的整体。据村中耆老介绍,祖先不仅从闽南一带学得造船技术,而且还带回妈祖、树神两尊神灵。妈祖是海洋活动的保护神,备受尊崇,船厂旁新建的天后宫,宽敞辽阔、金碧辉煌。每年正月十五的祭拜活动最为热闹,妈祖及旁祀神明的塑像都要抬出巡境。树神是一尊富有行业特色的神灵信仰,被供奉在刘氏宗祠中,此因船只的龙骨、桅杆等需用百年或几百年之巨木,民间认为这等古木具有灵性,或是有精灵附着,人们不可妄自砍伐。刘氏造船要伐采巨木时,皆要拜祭树神,而后方能获得庇佑,此俗流传至今。

沿着后山而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宫庙,如十殿庙、土地庙、保圣宫、李余徐宫、白玉宫等,这些信仰多与水上人群有关。十殿庙是为漂逝海上的人祈福,希望他们早日投往冥界,不要纠缠水上作业之人。李余徐宫门联“坐位后龙鳌鱼山,面前八宝传万代”,通过祭拜,人们希望获得渔业丰收。保圣宫亦有对联“观金溪来水除百怪,坐玉龙鸡冠济群生”,冀望神灵消灭水中怪物,求得海上平安。

通过对漳湾刘氏造船家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船只除了船只本身之外,与之联系的还有造船地理位置及市场需求,造船家族的发展历史,造船大事件,造船家族的遗迹(宗祠、祖屋),造船厂址,造船文档资料,造船与当地社会生活变化,以及水上人群民俗信仰等,这些要素都与船只相伴相生,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

三、福船要实施整体与活态保护

漳湾刘氏家族有优良的造船传统,又具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现存规模,因而备受关注,开展了较多保护与研究。政府积极支持“水密隔舱福

船技艺”申遗,支持漳湾造船厂与福船文化展馆的建设。民间层面,有专家学者赴漳考察,2007年中央民族大学祁庆富教授、中央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长铃等来访,对漳湾岐后的水密隔舱技艺大为赞赏,并支持申报国家非遗。还有媒体的关注宣传,中央电视台抵漳摄制过纪录片《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传承人》,香港电台曾到此拍摄纪录片《文化长河山川行》第七集《福船手册》,《福建日报》亦有刊发过数篇关于漳湾刘氏造船的文章,如2009年4月15日的《“水密隔舱”蜚声海内外 福船笑傲沧海行天下》。漳湾本地的民间力量主要汇聚在2012年成立的水密隔舱福船研究会,该会致力于传统福船技艺的保护和宣传。

为宣传福船技艺与文化,2015年漳湾成立福船文化展示中心,该馆原设天后宫,后移到漳湾粮仓旧址。馆内分船技、生活、民俗等篇,船技展厅通过多个船模,全面展示了漳湾福船制造的详细过程,形象生动。此外,陈列有船只制造的工具、原料。还用文字的形式,详细列述了漳湾福船十二个关键部位的制作方法、特征。生活、文化两个厅位,主要展示了船上生活的情节,以及漳湾人民与船只、海洋相关的文化活动。

经过近些年的努力和宣传,福船已成为漳湾的一张名片,吸引了众人眼球,这似乎为漳湾木船制造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一线生机。新的市场需求不是在传统渔船领域,而是作为观光与展示之用的仿古船、船模。2015年有民营企业投资1000多万元,在漳湾造船厂建造一艘休闲观光的仿古大福船,船长约43.8米、宽12米,据老师傅说,这种尺度是受政策限定,与传统福船尺度相比显得过短。目前完成船体的主要部分,2016年10月18日顺利下水,但是大陆申请船证困难,该船拟到香港登记,因此出海航行可能要推迟。

通过对漳湾各项福船保护举措的考察,其以发展休闲产业,在活态中保护福船的思路值得推广。但是对福船的整体保护意识还不强,未能很好地将船只以外的诸要素统筹一体。整体性与活态保护联系紧密,船只及以外相关要素构成一个生态,当木船逐渐消失时,其他相关要素也日渐弱化,要维持这个整体,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找木船的市场需求,而这种需求不能局限于“温室”中培植,必须从木船的实际出发,发展新兴产业,在活态中予以保护。活态保护基于市场需求,而这种需求同样要船只的整体生态,人们不单是观看制造流程

与工艺,还要感受当地的社会经济状与风俗习惯,或是体验船只制造与船上生活,等等。

我们认为,要实现福船的整体与活态保护,须注意以下三点。其一,保护工作不能仅停留在展馆,各地福船馆的建设是必要的,其对福船技艺的宣传与保护也有益处,但全都采用展馆这种保护形式,那就意味着福船技艺已失去活路,我们还应思考如何在生产生活中使福船长久存续,在自然状态中实施保护。其二,福船保护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船模建造。船模小巧轻便,造价相对低廉,兼具展览效用和吉祥如意,颇受展馆与私人的喜爱,因而我们发现近些年船模厂方兴未艾,造船师傅纷纷转向船模制作。虽然船模对福船技艺的展示,以及造船工匠的生活出路都有好处,但是船模毕竟与实体船的建造工艺相去甚远,我们还应寄希望于通过实船来传承技艺。其三,保护与宣传不能仅局限在船只本身。目前各地在福船发展历程、制造工艺,以及造船习俗等方面的展示较多,鲜少从关涉船只的整体进行思考。以造船角度而言,要注重挖掘造船的历史,不单是技艺的传承,还要梳理造船世家的发展脉络、家族造船大事记等,为此,搜集整理展示族谱、造船档案、古籍记载等文献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物质形态方面,诸如造船寮房、船厂、家族祖屋等常被人们忽略。造船是基于船有所用,或商或渔,它们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地方在宣传福船时,可以适当展示该地的经济状况。造船与用船人群聚集之区域,其形成的独特的社会文化,也是宣传、保护福船不可分割的内容。

在动力铁壳船发展趋势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福船整体与活态保护的关键在于寻找市场需求。首先,我们国家正大力推进“海洋强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要抓住当前“海洋文化热”的时机,各地建造传统福船一方面带来了一定市场,另一方面,这也是复原标准福船的最佳场所。其次,要把握住近海养殖木船需求的主体市场,虽然该类型船只在结构、动力系统等方面也做了相应改变,在完美主义者眼中,这类木船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福船了,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传统福船向现代动力铁壳船转变的产物,有其自身的历史意义,这种过渡阶段的船只仍保留着大量传统工艺,是探索更早时期造船工艺的阶梯。再次,要大力开拓海洋休闲业的木船市场,可以在区域内将造船、航行、捕鱼体验,与海洋观光、海洋饮食、海洋民俗等文化活动整合一起,打造海洋旅游休闲基地,为传统福

船发展开辟一片新天地。

上述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福建省可以选取几个福船建造典型的地方,作为活态保护的试点,集中市场需要以维持其长久发展。此外,在船只登记、检验、航行、运营等方面,亟需探索出符合木船特征的政策规定,若无政策的许可与支持,福船活态保护将难有作为。民间需要学者、地方人士、媒体的研究与宣传,地方可与电视台合作,拍摄海洋生活体验的节目,助

推海洋休闲产业发展。

总之,千百年来福船承载着先民,搏击于惊涛骇浪,留下了光辉的海洋文明。福船与海洋天然交融于一起,离开水体,它就像鱼儿一般,难以长久存续。将船只搬上陆地,放入展馆,这种保护方式仅是对历史的回忆。活态的保护是要让一些船只生活在水里,航行于海上,通过开拓市场使其存活下来,借以传承福船技艺。活态的保护还须整体保护,它涵盖船只,以及与船只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

注释:

- [1]彭德清:《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
- [2]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台湾黄永川等人编写的《澎湖海域古沉船发掘初勘报告书》(“国立历史博物馆”,1996年)、《澎湖海域古沉船发掘将军一号实勘报告书》(“国立历史博物馆”,1997年)、《澎湖海域古沉船将军一号试掘报告书》(“国立历史博物馆”,1999年)。
- [3]福建省交通厅木帆船船型普查办公室主编:《福建省木帆船船型汇编》,内部出版,1960年;福建省水产局、福建省水产科学研究所主编:《福建省渔船图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许路:《〈漳州海澄郑氏造船图谱〉解读》(《海交史研究》2007年01期)、《海澄郑氏造船图谱与月港福船》(《南方文物》2012年03期);贺琛:《水密隔舱海洋文化遗产研究》,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 [4]杨国桢:《中国船上社群与海外华人社群》,《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吕小琴:《清代出洋闽台商渔船只组织的形成及运作》,《福建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4期。
- [5]刘序枫:《清政府对出洋船只的管理政策(1684—1842)》,《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9辑,台北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5年;杨培娜:《澳甲与船甲——清代渔船编管制度及其观念》,《清史研究》2014年第1期。
- [6]贺琛:《水密隔舱海洋文化遗产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112页。
- [7]刘荣旗整理:《峰尾黄氏造船与其“黑波五枪堰”》,来源:圭峰文化研究会。
- [8]许路:《〈漳州海澄郑氏造船图谱〉解读》,《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1期。
- [9][清]卢建其修、张君宾编纂:《宁德县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9页。
- [10][清]卢建其修、张君宾编纂:《宁德县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4页。
- [11][清]卢建其修、张君宾编纂:《宁德县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7页。
- [12][清]卢建其修、张君宾编纂:《宁德县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5页。
- [13][清]杨腾霄修:《漳湾岐后刘氏族谱》谱序,1847年。
- [14][清]卢建其修、张君宾编纂:《宁德县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08—609页。
- [15][清]卢建其修、张君宾编纂:《宁德县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9页。

[责任编辑 赖艳华]